

艾青“北方组诗”原型意象解构

王明博

(甘肃电大滨河集团分校, 甘肃 张掖 734500)

摘要: 原型批评自20世纪诞生以来, 影响极为深远。它以一种新的视角解读文学作品, 使作品重新焕发出一种生命力。用原型批评的方法, 对“北方组诗”加以探讨, 可以把握诗人的写作风格, 整合诗人的文学经验, 本质地认知其作品。

关键词: “北方组诗”; 原型; 意象; 解构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08)01-0081-04

在艾青的诗作中, 最有影响力的两组诗是“北方组诗”和“太阳组诗”。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分别是《北方》(还有《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乞丐》、《我有这土地》等)和《太阳》。它们最能够体现诗人的诗歌风格及其所彰显的艺术魅力。

本文试图用原型批评的方法, 对“北方组诗”加以探讨, 把握诗人的写作风格, 整合诗人的文学经验, 本质地认知其作品。

庞德认为, 意象单非一个思想, 而是一发光的结节, 是一个漩涡, 很多思想不断从其中升起, 或沉入其中, 或穿过它。这是他对意象的形象注解, 同时, 也表明意象在诗歌创作中居于主体元素中的地位。

在荣格那里, 原型是集体无意识和“种族记忆”; 这易使人陷入神秘主义。弗莱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 拓宽了荣格的定义, 将原形界定为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 使原型的内涵更为明了、实在。本文的研究即以弗莱的界定为主。

诗中的意象, 指诗作中诗人寄寓了写作情感的特定的物象, 根据诗中所表现内容的不同分为喜剧意象和悲剧意象, 艾青“北方组诗”中出现的典型的悲剧意象(“太阳组诗”中出现的喜剧意

象)。从总体上看, “北方组诗”中, 蕴藏着诗人对旧中国农村真挚的热爱和深沉的忧郁, 由于诗人的切身体验, 深切感受到祖国的苦难与人民的不幸, 所以, 组诗中才出现了众多的原型悲剧意象, 如阴暗的天、严冬、狂风、雪野、河谷等。叶舒宪在《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一书中, 曾简明地归纳出了中国文学原型模式的时空坐标为以下四种程式^[1]:

- 1、东方程式: 日出处、春天、青色、早晨、汤谷。
- 2、南方程式: 日中出、夏天、朱色、正午、昆吾。
- 3、西方程式: 日落处、秋天、白色、黄昏、昧谷。
- 4、北方程式: 日隐处、冬天、黑色、夜晚、幽都。

这四种模式综合了中国古今文学类的原型意象, 这一空间即包蕴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 也表现了跨文化学的无限性。

艾青“北方组诗”的原型意象接近第四个程式, 基本上出现的是严冬、阴天、雪野、狂风、河谷(岸)、孤独的农夫、村庄、道路、黄河等原型意象。

首先看诗作《北方》(这首诗一九三八年二月作于潼关)中原型意象的切入:

“不错/北方是悲哀的/从塞外吹来的沙漠风

收稿日期: 2007-09-29

作者简介: 王明博(1973-), 男, 甘肃民乐人, 甘肃电大滨河集团分校讲师,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已卷去北方生命的绿色/...../荒漠的原野/冻结在十二月的寒风里/村庄呀、山坡呀、河岸呀/颓垣与荒冢呀/都披上了土色的忧郁/.....几只驴子/...../载负了土地的/痛苦的重压/.....踏过/北方修长而寂寞的道路/小河早已枯干了/河底画满了车辙/.....枯死的林木/与低矮的住房/.....散布在阴暗的天幕下/天上看不见太阳/只有那结成大队的雁群/.....击着黑色的翅膀/...../北方是悲哀的/而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浑浊的波涛/.....”。诗中切入了众多的原型意象——即意象群,极富悲剧性。诗中产生了许多意象的叠加式,如“荒漠的原野上”、“冻结着村庄、山坡、荒冢等物”、“看不见太阳”的天上有“击着黑色翅膀”的雁群等等,显得凝重、深沉、凄凉。由此看来,这是首典型的具有悲剧意象的诗作。

按弗莱的看法,与悲剧对应的是冬天、黄昏、夜晚、万物凋零等。^[2]《北方》完全是这一范式的具体形式:

诗人写的是严冬的北方(“十二月”)。

写的是阴天(或黄昏)时的北方(“阴暗的天幕”、“看不见太阳”)。

写到了北方的万木凋零(“枯死的林木”)。

写到了阴郁的色彩(“暗淡的天幕”、“黑色的雁群”、“黄河”、“混浊的波涛”)。

写到了幽暗、萧瑟的景物(“村庄”、“颓垣”、“荒冢”等)。

还写到了原野上布满车辙的“寂寞的道路”。

.....

众多意象组成一条意象链,极富悲剧色彩。

庞德认为,诗人的使命不是在欣赏者面前指手画脚,而是在意象的组合中藏起自己,将感知的自由留给读者。《北方》一诗中,诗人与原型意象(以及其它意象)进行互渗,自我主体完全渗入到意象中^[3](法国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中,提出“互渗律”学说,认为人与自然就存在互渗关系,且主要是前者对后者的互渗),只让意象(原型意象更为突出)站出来表达,所以,《北方》化为富于诗作者情感的特定意象的整合物,这是其重要特征。

由于诗人三十年的辗转生涯,旧中国农村的山山水水都嵌入了诗人的灵魂深处,其悲惨的影子总也抹不去。诗人敏锐地捕捉了瞬间体验,并通过对象象元素的分片连组,系统整合,使悲剧

再现,完成了由潜在的内部言语意蕴到外部言语的转化。

其组诗中其它诗作也莫不如是。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写道:“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风/象一个太悲哀的老妇/.....拉扯着行人的衣襟/.....从那林间出现的/赶着马车的/你中国的农夫/.....冒着大雪/你要到哪儿去呢/.....”诗作后面,依次还写到了“雪夜的河流”、“破烂的乌篷船中”、“蓬发垢面的少妇”、“雪夜的草原”上失去田地的垦殖者“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的两臂”等。诗中同样出现了雪夜、寒风、河流、孤独的农人等原型意象。

特别是孤独的农人(如:农夫、少妇)意象,显得凄凉、寂寞、悲哀。这在诗作《北方》中也同样出现过:“孤独的行人/上身俯前/用手遮住脸颊/在风里困苦的呼吸/一步一步的挣扎前行.....”作者直接用这些原型入诗。卡西尔认为:“人是象征(符号)的动物。”“北方组诗”中的人,象征性是十分激烈的。

《手推车》中,诗人的特写镜头式的技法推出手推车这一意象:“在黄河流过的地域/在无数枯干了河底/手推车/以唯一的轮子/发现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在冰雪凝冻的日子/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手推车/以单独的轮子/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辙迹/穿过广阔与荒漠/从这一条路/到那一条路/.....”诗中切入的一意象,除推出北方典型的手推车外,同样写到了河谷、阴暗的天、冰雪、山村、车辙、道路等原型意象。

而《乞丐》中那“乌黑的手”的乞丐,是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失去田地的垦殖者/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的两臂”的又一次再现、深化、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以上分别表明:“北方组诗”中的原型接近叶舒宪的第四程式。原型悲剧意象带着寒意跳跃在“北方组诗”的诗作中,句句血泪奔涌,直观地再现了诗人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

二

下面,再从“北方组诗”的原型意象的承传性和时代性上加以分析。

艾青诗歌创作直承中国古代诗人扎根现实、寄情山水的创作特色。中国古典诗人,无论歌吟

自然,还是倾吐愁怀,莫不借物而发。朱光潜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写道:“……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景、是月景。^[4]”“脱开这层清淡的情趣,说明了中国诗人以自然物入诗的特点。“北方组诗”中,原型意象就源于北国的自然景物。

诗中首先保留了风、原野等原型意象的特定意义,然后将众多意象组织在一首诗中,使作品内涵更为丰富、完满、更具文化学意义。从意象的使用上,可窥见艾青的诗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

“北方组诗”中出现的严冬、狂风、雪野、河岸、天幕、黄河等原型意象都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诗经邶风谷风》)^{[5](P35)};“七月在野,八月在宇。”(《诗经豳风七月》)^{[5](P152)};“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5](P178)}。唐诗中,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送吴判官归京》)“黄河运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的《凉州词》)等句式。宋词中同样有这样的意象,如:“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秦观《满庭芳》)、“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苏轼《水调歌头》);“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等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意象基本贯穿在中国古今文学作品中。

所以,艾青诗歌直接继承了中国诗人传统的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表明诗人意识中传统文化积淀之深沉、厚重。

其次,“北方组诗”中,诗人将原型意象又注入时代气息,包蕴了极宽阔的时代特色与积极的思想感情。诗作已非单纯的吟咏风月,抒个人之情趣,而是继承了屈原、杜甫等优秀现实主义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悲人民之所悲,痛人民之所痛。《解释学》认为,伤口的意蕴因时代而改变。“北方组诗”中,诗人赋予原型的特定内涵,将作品赋予了一个特定的时代。“硝烟里的风景不可能明丽。”^[6]整个“北方组诗”中流露着浓郁的悲剧意象。由此,在组诗中,风是“疯狂的”,天是“灰暗的”,黄河是“混浊的”,北国是“灰黄的”、“凝冻的”等等,其意象一反中国古代诗作家笔下的清丽、明快的含义,富有旧中国阴郁的时代特色。

三

以上是从内容角度对艾青“北方组诗”的原

型意象作的剖析,但诗要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只有深刻的内容是不够的。由此,在“北方组诗”中,形式上诗人主要通过原型意象开掘,使诗作充满了鲜明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在色彩的使用上,很富有独创性。

1929年春—1932年初,艾青在法国学习绘画,对色彩有敏锐的感受。所以,在“北方组诗”中诗人又赋予某些色彩以独特的感受和特殊的含义。威尔弗雷德等认为,绿色作为原型,往往象征生长、希望等;墨色往往象征混乱、神秘、未知、死亡等。由此,在艾青笔下,北方的沙漠风“卷去了生命的绿色”(《北方》),象征恶势力对生命的摧残;《乞丐》中乞丐那“乌黑的手”则与社会的贫穷、灾难、混乱相联系;“灰暗的天幕”(《北方》)则象征笼罩在中国大地的苦难之深重;雁群“击着黑色的翅膀”四处逃亡更是与人民不可知的命运相联系……这些色彩都具有跨文化学的原型意义——突破了传说文化中色彩的涵义而强调其意指的象征义,原型不但更为形象,且带上诗人浓郁的情感感受性。

这是“北方组诗”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这一特色与深刻的内容融为一体,使其作品成为现代诗歌史上的杰作。

立足于原型角度,将“北方组诗”这一悲剧再现过程试作一整和,可看出诗人由创作层面到语言隐义的开掘及主体性的装饰过程(张铭远在《中国文化的功能与模式》一书中认为,文学是主体性与装饰性的矛盾统一^[7],因为中国文学是主观主义文学)。

物象 意象符号(自然表层)

(1)

心象 意念化意象(深层)

(2)

创造性意象 原型悲剧意象外化、整合

(直观性+ 隐义性) (悲剧再现)

为使悲剧再现,诗人首先借助于北国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物质即物象,然后,来自生命深层的忧国忧民的情感意识作用于斯,重新形成新的意象,但该意象已失去了记忆表现识记对象的客观性而是被主观化(即成为心象),物象走入作者的理性深处化为意念化意象,完成了第一次转换。

最后通过言语符号的组织,心象外化为和谐的、统一的流动的秩序化状态(即作品),完成第二次转换,即思想外化为局面的作品。

参考文献:

- [1] 叶舒宪.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P120-128.
[2] [加] 弗莱. 批评的解剖[M].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7.
[3] [法]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M]. 北京: 商务

印书馆, 1995.

- [4] 朱光潜.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J]. 申报月刊, 1934(1).
[5] 余冠英. 诗经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6] 艾青. 中国新诗六十年[J]. 文艺研究, 1980(5).
[7] 张铭远. 黄色文明—中国文化的功能与模式[M]. 上海: 文艺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张克军]

Deconstruction of the Archetypal Imagery in Ai Qing's "Series of Northern Poems"

Wang Mingbo

(Binhe Group Branch School, Gansu Provincial TV University, Zhangye, Gansu Province 734500, China)

Abstract: Archetypal criticism has produce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literary circles since it came into being in the 20th century, which is used to interpret literary works from a new angle so as to make them have a new lease of life. The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into Ai Qing's "Series of Northern Poems" by archetypal criticism in order to grasp the poet's style, sum up his experience i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gnize the essence of his poems.

Key words: "Series of Northern Poems", archetype, imagery, deconstruction